梅兰芳 真实与虚幻之间

“我翻资料时看到陈毅‘一代完人’的挽词，心想，什么人才能用得上完人二字？”电影《梅兰芳》的编剧张家鲁对我说，“我看那些资料，没人说过他的坏话。一个人要怎样做，才能让身边所有人都不说他的坏话？”

由于都是陈凯歌的作品，电影《梅兰芳》难免会让人拿来与《霸王别姬》比。然而编剧严歌苓觉得，程蝶衣和梅兰芳，根本不能放在一起相比，因为“程蝶衣是一个被艺术异化的人，他的过程是从人到精灵的过程，但是电影里梅兰芳的过程是从精灵到人”。

虚幻与真实中的梅孟恋

在《梅兰芳回忆录》和《齐如山回忆录》中都杳无消息的女须生“冬皇”孟小冬和梅兰芳的一段恋情，因此在电影里被做足了文章。

在梅兰芳的研究者眼中，梅孟之恋并不是那么美好，至少，结局不美好。“梅兰芳前前后后给了孟小冬6万块大洋。”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吴迎对我说，“作为男人来讲，也算是完人了。”

吴迎说：“现在的人用现代的恋爱观来谈当年的事，非常可笑。”他说了一个掌故，当年坤伶刘喜奎曾经一度和梅兰芳谈及婚嫁，然而最终刘喜奎放弃了。吴迎说，刘喜奎是真聪明，而孟小冬只看到了爱情。

在导演陈凯歌看来，梅和孟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。陈凯歌告诉我：“孟遇到梅的时候，正是梅精神挺痛苦的年代。作为娱乐界的名人，他有好多情非得已的情况，有很多压力。”

“这个人生来就肩负着极重的担子。出身世家，祖父梅巧龄，名列同光十三绝，伯父梅雨田。他是梅家唯一长子，注定要兼祧两房，为两边各生一个孩子。”

还有当时的社会环境。“那时候叫做倡优并列，他生在李铁拐胡同，在韩家潭陪过酒，这个本身就是矛盾的。”陈凯歌说。

“公众、社会还有媒体都对他有要求，所以他内心一直都有恐惧。在这时候，孟小冬出现了，孟小冬再三跟他说的就是‘不怕’，她能读懂在他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，他到底怕什么。”

历史上，孟小冬和梅兰芳的决裂，是因为梅兰芳不能做到在她和妻子福芝芳之间的一个平衡。梅孟分手之后，孟小冬在报纸上发表《孟小冬紧要启事》：“冬当时年岁幼稚，世故不熟，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。名定兼祧，尽人皆知。乃兰芳含糊其事，于祧母去世之日，不能实践前言，致名分顿失保障。虽经友人劝导，本人辩论，兰芳概置不理，足见毫无情义可言。”

然而在电影里，编剧改成了孟小冬和福芝芳进行了一次深谈，福芝芳对孟小冬说：“他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他是座儿的。”电影里，孟小冬最终送给梅兰芳一把伞，对他说：“畹华别怕，我走了。”

在严歌苓看来，这是最好的表现方式：“梅兰芳身边一直有各种势力试图控制他。”

虚幻与真实中的性格

为了表现各种势力对他的控制，剧本里设置了一个叫做“邱如白”的人物，他的原型，据说是梅兰芳重要的智囊齐如山。电影里，“邱如白”为了更好地操纵梅兰芳，雇人导演了一出血案，离间了梅兰芳与孟小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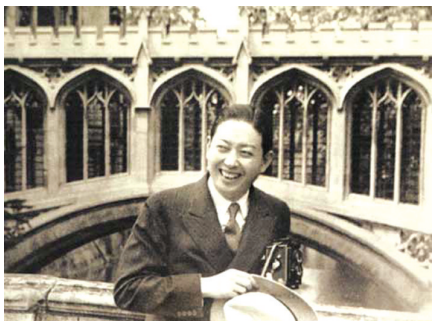
“其实梅兰芳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没主意的人。”吴迎告诉我。他举了个例子。吴迎小时候跟梅兰芳身边的李三爷（释戡）学戏，李三爷对他讲过一个典故：当年齐如山和梅兰芳研究《霸王别姬》，齐如山认为应该分两个晚上演，李三爷建议分4个晚上演，齐如山认为李三爷不懂戏，一怒之下摔了本子拂袖而去。

面对冲突，“梅兰芳很冷静，他说李三爷是对的，4个晚上和两个晚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”吴迎说，“齐如山拂袖而去，梅就说，让李三爷写。”

“他不是一个没主意的人，他是个太有主意的人了。他只是不显。”吴迎说，“你比如他为了躲避日本人请他唱戏，要医生给他打3针伤寒针，打两针就能到39摄氏度，打3针是要死人的呀。”

严歌苓也告诉我，研究完各种资料后，她也觉得梅兰芳“并不是没主意的人，他只是不硬来，他采取的方式是一种温和的反抗”。

“他是个很会苦自己的人。”严歌苓说。据说当年梅兰芳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时，家里经常摆出流水席，但梅兰芳自己却似乎并不富裕。吴迎少年时经常在梅兰芳家里玩耍，他对夏日里梅兰芳的记忆是：“上世纪50年代家里没有空调，他里面圆领的汗衫上都是洞，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抠那些洞。他出去的时候，衣服穿得都是笔挺的，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会是这样的，让他换他也不换。”



虚幻与真实中的人生

电影里，潘粤明扮演了梅兰芳的表哥王蕙芳。当年，两人有“兰蕙齐芳”之称，然而，王蕙芳却过早地陨落。徐城北说，王蕙芳的失败是因为他走红后，“沾染了大烟和沉迷女色”。

而吴迎回忆说，梅兰芳其实也抽烟，解放后每次上台前，他都要抽两口，可是“不多，就两口，不进嗓子”。

吴迎认为，梅兰芳蓄须，很大程度也是受当时他身边的画家朋友影响，因为画家们都蓄胡须。

“他一直是个努力自我完善的人。”严歌苓说，“他诗写得不错，还努力跟文人学画画。”

电影《梅兰芳》对梅兰芳人生的描述，停止在抗战胜利。严歌苓在解释为什么将时间点截止在这里时说：“他的艺术高潮其实在建国前就已经完成了。建国以后，他已经不再只是梅兰芳，而是代表了很多政治的东西。”

电影里，老伶人十三燕是梅兰芳之前的旧时代代表，在溘然逝去之前，他给梅兰芳留下了影响一生的两句话，一是“输不丢人，怕才丢人”，另一句是“将来要给唱戏的争一点地位”。

徐城北说，旧时代的艺人，要的就是一个体面：“要美，要尊严。”

“他是高度自爱的一个人，这个自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就是‘美’。”陈凯歌说。

严歌苓说，拍这部电影，最让她感兴趣的，还是人和时代的关系，“我觉得民国这个时代其实是个很奇怪的时代，一方面很闭塞，另一方面，又有不少新的东西出来。所以这部电影的另一条平行线，是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。这其实是和梅兰芳的一出戏平行的”。

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